第一卷 第六期

中國佛教學院
佛學月刊社編

佛學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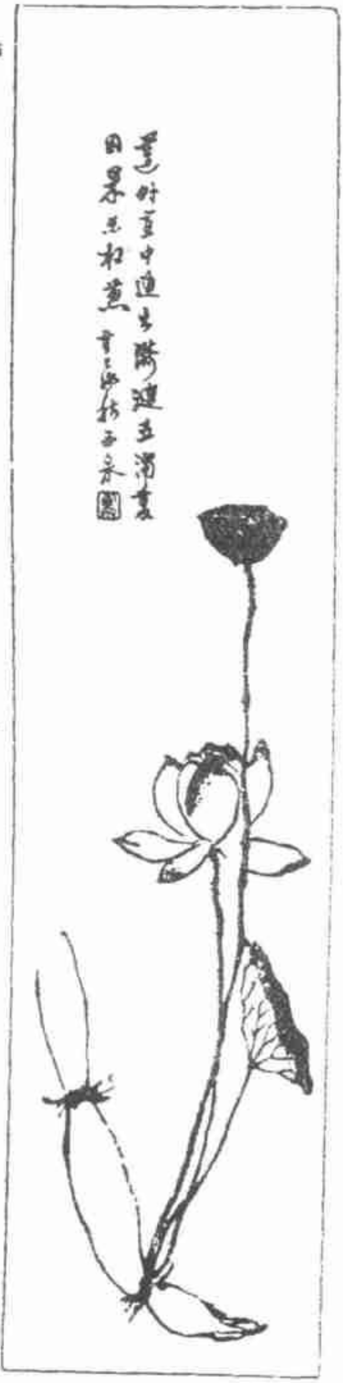
林迦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佛學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目錄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三）……周叔迦
倓虛老法師開示錄……保賢記錄
慈舟老法師開示錄……沈國燕紀錄
修行　悔意業……周叔迦講　遠化記錄
講話　戒懈怠……周叔迦講　普智記錄
天台宗略記……仁道
治佛學史之態度及其他……蓮依
歷代高僧新傳—竺法護……李意如編
朝鮮佛教文化與美術年表緒引……子規
—文藝圖—
寒縣齋叢紀……西泉
村居述懷……如幻
淅瀝齋佛化小詞叢錄……西泉
三餘瑣記……惠般
古寺的秋宵……靈妙
曲徑通幽……遠化
燕京伽藍記—廣善寺……應般
浮因　餘瀋
中有略談……凌青
佛法與科學……澄慧
人欲辨……凌青
孝經文句釋要自敘……劉劍青
中國佛教學院文學選讀目錄（二）……田西泉
△佛學答問　△新書介紹　△佛教界消息



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三）

周叔迦

第四章　說修行

第一節　緒說

佛教徒既然知道做好人，還不能便是眞正佛教徒。因爲佛教徒必須於做好人之外，更加以是修行人。換一句話說，不修行的好人，他的好不能是最好的。世間人只知好而不知修行，所以那好始終不能到最高峯。假使佛教徒只能好而不能修行，恐怕他那好的資格要喪失的。修行的方法，第一便是歸戒，第二便是禮懺誦經念佛，第三是布施

第二節　三歸五戒

世間人作學問必定要從師，而且學熟的從師要文字據說生死由命。也就是以性命交給師父來換取手藝。佛教徒也是如此，要以性命交給三寶來換取福德智慧。便是要畢生爲三寶的奴僕，沒齒不二，方纔有修行的資格。佛是極明白的，佛所說的道理無有不是的。並不是因爲佛說便是對，實在是因爲世間的道理，沒有不經過他說過的。所以凡是他不曾說過的一定是不對的。假使佛教徒而不依從佛不依從法，那還能是修行嗎？佛與佛法既然可寶，那依從佛法而修行的先進，當然也可寶，也應當依從。所以是第一要受三歸。

戒是止惡防非的。作好人要持十善，也可以說是十善戒。但是十善是「性戒」，無論佛教與非佛教徒作了那十惡，當然便是壞人。因爲這十惡是天地間必然的壞事。而佛教徒不能但持性戒而已，必須於性戒之外更加以「遮戒」，即是佛所制定特別限於佛教徒所不應當做的事。如同飲酒食肉等。由自己慚愧心的支配，去行善改過，那是誠意正心之內的事。也就是好人的資格。由於篤守佛的禁令，而行善改惡，便是修行人的資格。至於戒的種類，在家出家各有不同，如今不必細講了。

第三節　禮懺誦經念佛

修行人的精神是受三歸。三歸的精神，是要對於佛有時時刻刻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想念。一切行動，必須時時刻刻稟承於佛。但是因爲自己程度低下的關係，必須時時刻刻稟遵於佛而改過遷善。所以要禮懺。懺即是改過。儒教也說過則勿憚改。但是因爲儒教只有懺而無有禮，所以只是好人的資格而不是修行。佛教徒應當根據三歸的信念，對於佛禮拜啟白發露懺悔。這是修行人刻不容緩的事業。除了禮懺之外，次要的便是誦經。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

世間學問如此，佛法也如此。修行人是要將佛法的義理含蘊在心胸之中，方可以久久得到啟悟。含蘊之由來不在乎分別研究，而是要將經文義理在有意無意之間，流輪到意識裏去。所以必須日日選定一種經或多種經週而復始的誦讀。

加強禮懺誦經的力量，而謀迅速的成就，是靠念佛的力量。念佛是要如子憶母的誠懇。這三種是一切修行的總綱，在現在念佛的方法最普通，人人都知道拿掛數珠去念佛，但是因爲不持戒不禮懺的原故，那念佛也是虛浮不實，

甚而至於裝模作樣，一無所成。

佛法之中有三學。即是：「戒學」、「定學」、「慧學」，戒學即是做好人。定學即是做修行人。慧學即是做明白人。三學的關係是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所以修行是以定為主，佛教中習定的方法甚多，有大乘的，有小乘的，有顯的，有次第的。何以在這裏不談修定的方法，卻說禮懺誦經，念佛呢？其實這三種修行要有成就，也是必須要心定，雖然行為是動的，而心實要靜。若是以這三種修行中得定，那纔是真正開顯的定呢。

第四節　布施

佛教的修行，最要緊是要人看得開，放得下。世人放不下的，第一便是自身，第二便是財物。假使有人肯將財物周濟他人而不自己享受，即便是放下了。況是佛教是要普度眾生的。度生的起始，便是以財物長養他人的生命。所以在修行上自利的精神，是歸戒禮念等，利他的精神是布施。二者是不可偏廢的。佛法的修行是一切相助成的。有一門廢了，是其他一切也不興了。

第五節　餘說

除此以外，還有最要的修行便是持呪。持呪的所以然理由，是甚深奧的，在此不便多談。只可以簡單說，持呪可以助成歸戒禮懺誦經念佛的成就。布施的威力，此上所說之，只是就佛教徒平日所必須的修行而言。至於每人單獨之意樂或須要，那修行的方法便是無量無邊。在此不須細表。總括而言，便是佛教徒不要歸戒，不禮懺誦經念佛，不能布施，便喪失了修行人的資格。他的佛教徒的人格便不健全了。

本刊第二期要目

一、談禪
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三、修行講話——懺悔多聞・信心
四、行事鈔資持記十門提要並序(二)
五、緣起略義(二)
六、中國佛教學院文學選讀目錄小引
七、謁法源寺丁香
八、憶忠寺與大悲寺
九、[illegible]三學堂記
十、物我共同生命論
十一、論佛教之禮儀[illegible]
十二、從現代社會分析[illegible]佛法和付僧
十三、如來一代時教三宗會通表
十四、悼亡姬
十五、求智齋日記
十六、西山八大處遊記
十七、中國佛教學院周年紀念感言

本刊第三期要目

一、慈舟老法師開示錄
二、修行講話——思惟・[illegible]日課
三、三性與唯識
四、行事鈔資持記十門提要並序(三)
五、心經直要合解
六、育法論議法示要
七、詩詞也是我的指月錄
八、清譚識小
九、先外祖姚遜世周年痛言
十、郭象莊子注
十一、歷代高僧新傳——安世高
十二、從文學家的解說談到佛法
十三、[illegible]的啟示錄
十四、讀了[illegible]術門以後
十五、原始佛教史料考

本刊第四期要目

一、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
二、慈舟老法師開示錄
三、修行講話——大悲
四、行事鈔資持記十門提要並序(四)
五、緣起略義(三)
六、[illegible]略說
七、[illegible]組
八、詩鈔
九、歷代高僧新傳——支婁迦讖
十、慈舟法師事略
十一、[illegible]法師事略
十二、佛教史學雜記
十三、高僧傳四集(二)中國佛教史
十四、[illegible]
十五、毛詩所與我的溫情
十六、讀了[illegible]以後
十七、原始佛教史料考(二)

本刊第五期要目

一、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三)
二、慈舟老法師開示錄
三、修行講話——修行的比量
四、[illegible]與美的準則
五、讀中邊論終分位品記
六、西藏辯論所依之經論及其學習
大眾
七、阿彌陀經歷代註疏考
八、中國佛教學院文學選讀目錄
九、歷代高僧新傳——朱士行
十、[illegible]之行
十一、先[illegible]李公蔭庭事略
十二、詩詞[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佛教的輪廓
十四、寫在保合的[illegible]法會
十五、北京極樂寺[illegible]
十六、[illegible]
十七、[illegible]

倓虛老法師開示錄

弟子保賢筆記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又逢諸上善人聚會念佛，當知此即無上熏修，諸位切勿看作輕易。什麼叫佛法？就這大家集會念佛便是佛法。怎麼呢？因人的根性，有高有下有利有鈍有種種不同，佛法也就有深有淺有實有權有特別有普通有無量差別。但這念佛一法，却是三根普被九界齊收，最契合一般人的根性，法無大小契機者善，所以念佛就是佛法。

人的共同心理，大概都有個長壽安樂之想，沒有欲迎苦惱短命的，可是你要先明白念佛眞義，才能眞達到你這目的。你就說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怎樣講吧？「南無」云皈依，「阿」云無，「彌」云量，「陀」云壽，「佛」云覺。合之爲「皈依無量壽覺」。「覺」是人的知覺。人的生命成分，是身體知覺兩種和合，其中只有知覺，它的壽命才眞正無量，要是人的身體，財產，這些有限的東西，終久要同歸於盡，那能有無量壽命呢？且看我這身體吧？現在六十多歲了，老的已覺不像樣子，不定那天就要壞掉，所以決不能有無量壽命的，可是人人都有知覺，到是誰的知覺才有無量壽命呢？人人有個知覺；人人都有無量壽命，所以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并沒別的，就是皈依你個人的無量壽覺。

可是這無量壽覺，既然人人都有，那就人人現成，從來也沒遺失，又何須來念他呢？就因我們一向把知覺用錯了，多劫多生從來不知拿知覺找知覺，偏要拿知覺去找知識。怎麼呢？我們的身體，是吃五穀雜糧變成氣血，凝聚氣血便成身體。知覺是寄託在身體，好像人住房子；身體像房子，知覺像住房子的人。假使房子壞了，人就得搬家，或是人不在房子住了，房子就無人收拾，日久必要倒塌。人的知覺住在身體也是一樣，身體壞了知覺無所寄託，就得走開，另找父母另去投胎，或是知覺自動走開不要身體了。身體便成死屍，日久必要腐爛。所以楞嚴經叫「黏湛發知」因此身體和知覺雙方便成了關係，所以一日不吃就餓的慌，不穿衣服就凍的慌。人們所以整天的辛苦奔忙，也就爲了這個，因此就不得不辛苦奔忙。所以生活壓迫，生計重要，這些重要性的關鍵，全因有個身體要吃要穿。所以人們便拿身體當了我看，於是順着我的便生情愛，背着我的便生瞋恚，我要有點長處便生高慢。總之無非拿身體當了唯一的眞我，其實身體這東西到時候就壞，那能就是眞我呢？只有你這箇知覺，才是唯一的眞我，因他永遠不壞，所以才有無量無邊的壽命；須知它所以不壞的緣故，就因他無有形象。這無形象的知覺，是一切衆生個個都有，而且彼此平等的。

且照着人類來說吧，人的秉性一人一樣、個個不同，怎麼叫平等呢？這是因五穀生成的氣質有淸有濁，有厚有薄，於是人的性情也就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其實在知覺又何嘗有個差別呢？譬如一盞電燈，燈火原是一樣，但要安上紅燈泡就發紅光，安上藍燈泡就發藍光，乃至隨便安上什麼顏色的燈泡，就隨着發什麼顏色的光。其實在燈火論還不都是一樣，人因氣質淸濁的關係，便發出了種種不同

的乘性，其實知覺又那有不同呢？總起來說，乘性就是知識，知識不離知覺，知覺是本體，知識是作用，本體常住，作用則生滅無常。我們因受了身體環境所累，就專門注意上生滅無常的身體，把無量壽命的知覺本體都不認識了，這就叫拿着知覺去找知識。念佛的法門沒有別的，就是告訴人們要反過來，拿知識去找知覺。找到究竟處，還是以知覺認識知覺。人們迷的太深了，雖有佛法來指條明路，使你舊路還家，大半還是不能澈底明瞭，當下認取。因此釋迦佛才特開了淨土法門，介紹我們念佛生西，一生西方便不再受生死，那時自然會找到自己的知覺。

北京西安門大街佛學書局代售：

中國佛教學院年刊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册二元

該書爲北京中國佛教學院周年紀念刊，全書三百餘頁，像片，題詞十餘幀，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論文有三論宗之源流與立教，法華大意，大乘法苑義林章補，中國佛教美術小記，寬悲大師著述引經目，院址考略。均係專家著述，彌足珍貴，研究佛學者不可不讀。

三法度論會譯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册一元

西藏語讀本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册五角

施食儀軌詳註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一册一元五角

釋迦氏譜 中國佛教學院出版 毛太紙 平粉連 一册 七角 一元

慈舟老法師開示錄

弟子沈國華記

修行原來本不難，就是做人難，會做人自然會修行，其餘五道，如地獄衆生受苦去了，決定無有修行者，餓鬼，畜生，修羅，雖聞三寶之名，間或有聞名修行者，亦少至極矣，天道衆生享天福去了，亦不得修行，所以佛於人道中示成正覺，唯人道好修行故，人爲九法界之發源，天堂地獄餓鬼畜生皆從人造；若修出世善行，即可超出人天之上，爲聲聞，緣覺，菩薩，佛，故曰爲九法界之發源，佛於人間教化人故，就人道中說，人心具有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聲聞，緣覺，菩薩，佛，十法界之因果，人若造下地獄的事，即不名爲人，名爲地獄種子也，作畜生之事，亦不名爲人，爲人中畜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幾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知是非好醜之人，何以異於禽獸也，推而廣之，人之所以異於諸佛者亦幾希，異於地獄者亦幾希，只在一心轉變而已，既唯一心所轉，我們應當轉衆生心成佛，菩薩，聲聞，緣覺，不應將人轉成地獄，餓鬼，畜生，若說到生天乃至成佛，皆看自己修行功德如何，人作不好，人身亦難保，況生天耶，成佛耶，故曰：「人道者險道也，」非人道險，乃人心險耳，一念善心起可上昇，一念惡心起即下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己要把持着自己的心，勿使放逸，作得好人，才可說到修行。

按人類有出家在家之分，在家者又有士農工商之別，是那一類之人，須有那一類之人格，修行之人亦復如是，出

家有五衆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女，在家有優婆塞，優婆夷二衆，同是人類，各有人格不同，若約同，則優婆塞與優婆夷相同，比丘與比丘尼略同，沙彌與沙彌尼略同，式叉摩那女與前后又各有菩薩非菩薩之別，皆不同，優婆塞優婆夷同中又有三皈優婆塞優婆夷，有一戒，二戒，乃至五戒八戒優婆塞優婆夷，有菩薩戒優婆塞優婆夷等別，總之各以所受之戒分人格，受而不持・人格失矣，人格一失，縱有修行也成魔業，魔業有二：或墮惡道不復爲人，故曰魔業，或有誦經念佛等等殊勝功德，將功折罪，先於有漏富貴中享福，又造罪，故曰魔業，何以故？富貴人有魔福故，說殺即殺，說姦即姦，從此所不能造之罪，富貴人能造，魔字或從麻從石，或從麻從鬼，麻石之磨，銷磨善根，麻鬼之魔，迷惑正見，使人起惑造業，所以說作人難呀！非修行難哪！戒持得好即人格好，再加拜一拜有一拜的功德，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不漏三界，不持戒而修餘福，即有漏之業，不出三界，受苦，有苦上加苦之苦苦，有不苦不樂還流轉變之行苦，有福盡受苦之壞苦，俗云：「千生修來，一世忙去，」即前生所修之福，一生享福造罪，消磨淨盡，若在三寶門下，果合享，小低頭，皆有福德，只要人格不失，即成無漏功德，不求來生人天福報故，唯願廣度衆生，早成佛道，有福不享福仍在，何以故？發大心人以無漏心培福，自然相貌莊嚴，智慧廣大，眷屬亦多，以其相貌莊嚴，能攝受衆生故，智慧廣大，善說法要故，正好度生，而作成佛因緣，人格一失，即墮地獄，迷人不曉，盲修瞎練，滯於岐路，譬如射箭，定要向着目標，目標者，菩提涅槃也，射箭喻行人用心，罰心心念念，皆趣向菩提涅槃，不可有差，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悲夫。

又者無論儒教佛教之人，總要先被教用，然後用教，學孔孟教者，須被三綱，五常，八德等教所用，則在家是孝子，在國爲忠臣，然後用教，教人修身，齊家，乃至平天下，自他皆得蒙益，若不被教所用，徒用教以談功名富貴，則爲亂臣賊子矣！學佛法亦如是，先要被教所用，依佛所說，當作即作，當止即止，即被教所用，而成出世之人，然後以此教化之，同出生死，若不被教所用，即違佛教，即不成佛教人格，從何談得到修行，自己將身作則，依佛所制，當作者作，當止者止，即修身也・大家同住修行，遵守佛制規則，即齊家也，以佛法教化衆生，即治國，平天下也，佛教嚴淨佛土，成就衆生，無非利用佛法，若自己不被佛教所用，即用佛教教化衆生，鮮有不墮地獄者，何以故？不能以身作則故，當作不作，當止不止，必是利用佛法以求名利，冒宏揚佛法之名以欺人，欺人還歸自欺，被煩惱所迷，故曰自欺，盲引盲從，故曰欺人，欺人之罪自己承當，人雖被欺，與以恭敬供養，猶有功德，未出家時，怕出不成家，條條自言依教修行，出家之後，則條條不能依教奉行，可憐呀！我佛如來留下的法門，是利益衆生的，是清涼散，除衆生毒的，可惜衆生不肯服，服了定得大利益，若於所受戒中攪入貪瞋癡，則猶之清涼散中加入毒藥，清涼散亦變成毒藥，此毒是佛毒的嗎？佛是利益衆生的，好好的法樂，都弄成毒藥，愈弄愈毒，豈不是自欺嗎？戒不認眞持，佛不老實念，就沒辦法了，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若有慚愧心，悔過心，一心念佛，還可帶業往生，橫超三界，有這法門，大家還是快念佛吧。

修行講話

周叔迦講 道化記錄

慎意業

佛法之修行在清淨身口意三業。三業之中慎口業是在人修行之方便，慎意業實是修行之根本，譬如欲做一几，必先備有木料而後以人工規矩等作成，所以欲慎口業，必先慎意業，意業正則口業自正，無論讀四諦十二因緣乃至六度四攝等法，要皆以慎意為始，故偈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由此意也，然有四種人所防不同，第一小乘聲教人：即以慎意為初步修行，不為外境所擾亂，轉物不為物轉，故經云「如龜藏六」，亦如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第二大乘通教人：同時防而知無所防，以六根不可得，人法皆空故，但若執空而不防，則成斷見，第三別教人：知無能防，無所防，一切諸法，唯識所變，離識以外，別無所有，能所俱泯，而為防護，第四圓教人：知意之本源，無非法界，以一切法，悉體全真。

凡夫普通修行用功，如念佛參禪時，總從每一發念，妄想實多，殊不知其過在於平時無修養，譬如發路恰安，要在素日訓練，否則亂起之時，倉卒無法應付。念佛修禪即為收攝時期。此時妄想易息與否，全在平常行住坐臥一切時中，能否如理作意。作意即是思維亦是參究。然禪宗不善參究即成念話頭，此切須忌。是故修功之法，利根者以心觀心，現前觀諸法自生他生皆不可得，鈍根者亦須時時，如理思惟。佛法中所說四禪八定三三昧等，在吾人不過略知名相，唯能慎意業者始能得之，故凡修行者勿自暴自棄，誤入境界為凡夫所不及，惟有能慎意業者則無事不辦，萬法唯心，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譬如一金作種種器，故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人性之分於善不善也，猶水無分於東西也」，故俗曰「人心為能」，常人於善惡邪正等法，總覺其高遠而與吾無分，殊不知善惡邪正，皆是我心，然此心者，或言八識或言一識或唯言意，須知此心，非八非一，即八即一，依他因緣，當體空故，故非八，用不同故非一。近代有催眠術者，世間奇異，殊不知吾人自有生來皆在催眠之中，不被催眠者唯佛一人，又修禪定即是催眠，佛法修行亦是催眠，更進而言之。一切世間法都是催眠，唯有佛法是喚醒，世人隨順生死而眠，終無解脫之日，故須防守心意而為修行之要也。

佛學書局 最新運到

真真白檀線香

選料純正 香味馥郁 虔誠供佛 無上妙品

每盒廉價國幣壹元

戒懈怠

周叔迦講　普智記錄

人人皆知，作事不宜懈怠，而大抵皆不能避免，上來所講之無常想，持戒，大悲心，愼意業等，其終極目的，皆在防止懈怠，人能凡事不懈怠則無往而不成功，譬如愚公移山鐵杵磨針，世咸以爲難者也，然而終能底於成功者，以不懈怠故，愚公門阻於山，聰明人欲除此障礙，必選其家屋而不作移山之舉，愚公則反乎常人之所爲，世以爲愚，其實智逾常人，佛法修行亦復如是，作意懈怠，約有二因，一曰畏難，一曰圖安樂。以難爲苦，以易爲樂，此人之常情，殊不知所謂難者，不習慣耳，習慣旣成，無所謂難，譬如多生以來，奔求外境，已成習慣，故攝斂身心，非禮勿動，即覺其難，沉溺情欲，馳逐聲利，則覺其易，修行之人，則以爲靜坐苦行易，而酬酢奔走難，凡夫顛生死易，離生死難，難易無標準，皆依習慣而定，是故煩雜如衣食瑣事，而人人以爲易，輕易如叩拜禮佛，而人以爲難，豈知禮佛之際，身雖動作而心神極爲安泰，閑暇之時，妄念起伏剎那無間，身心俱勞，夫趨樂避苦，亦人之情也，而云何爲苦，云何爲樂，世人又茫昧不知，昔阿育王有弟不信佛法，王誡之曰，「爾爲王子，不信大法，理當誅戮，今汝退位七日，此七日中，汝爲國王恣情享受，七日之後，當歸就刑」，過七日已，王乃問曰「汝七日中，財給衣食，供養豐饒，爲王樂否」其弟答曰，「七日之內，時時念死，苦懼已極，復有何樂」吾人學佛亦復如是，當時時作死想，若墮地獄餓鬼畜生中，將苦不可言，生死流轉，念宜出離，苟念及此，人生尚有何樂，吾人一生中，作善時少，作惡時多，即使一切業不生，過去因緣死後尚不知墮何惡趣，何況世人多作非禮之言動，數十年中，所謂樂者，死後但得無邊苦趣，豈不可懼。

總之懈怠之生，在於畏難圖安樂，故應知一切事，習慣者易，否則難，瑜伽菩薩戒中，第一輕垢即是菩薩於一日一夜內未禮佛，讀法，禮僧，即犯菩薩戒，應知行者之與佛法僧，即如子離父母，心存思慕，修行之人，但宜逐日精進，勿畏艱難，勿圖安樂，念念思維，罪業甚深，應自懺悔，求佛加被，常行精進，遠離懈怠，然後解脫有望，出離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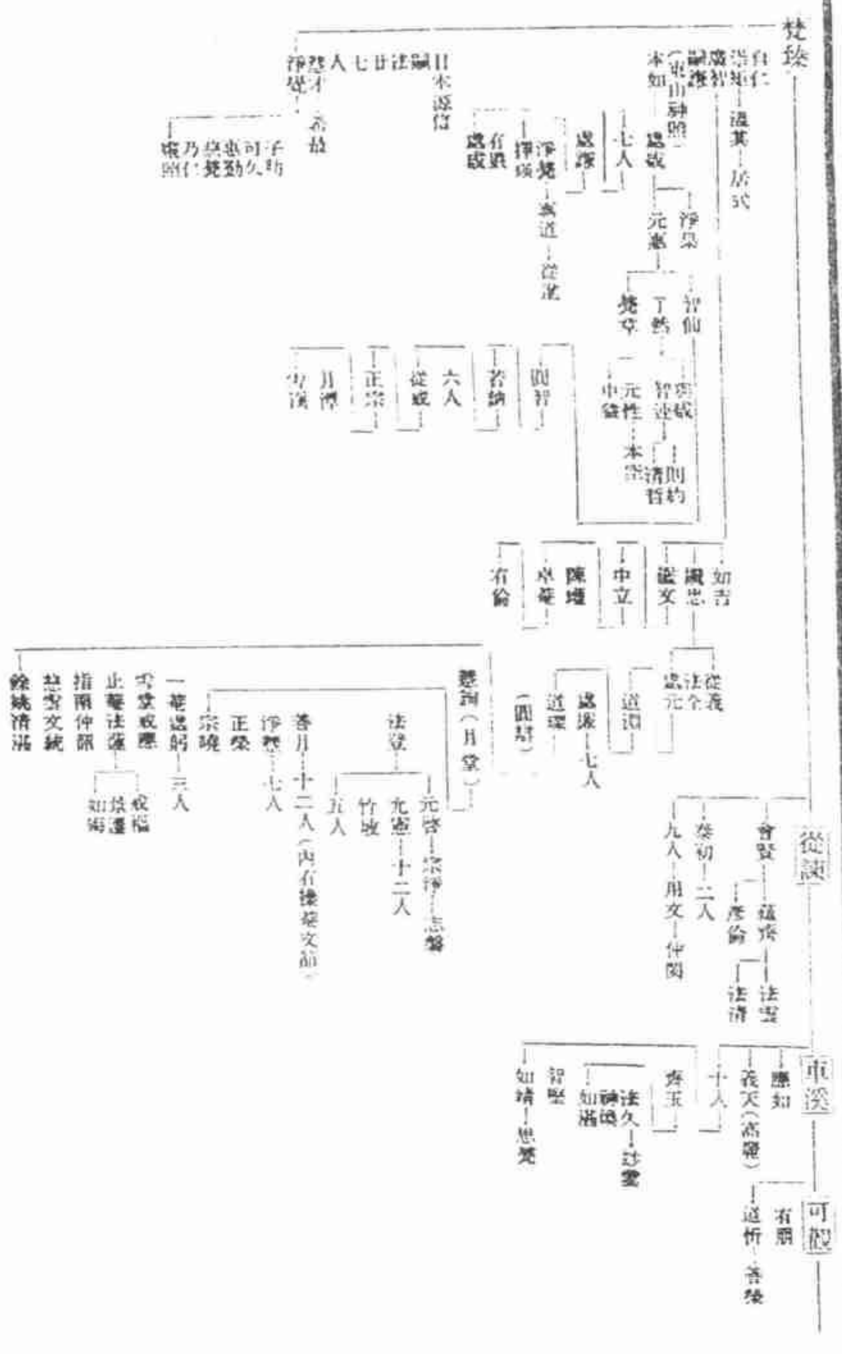
懈怠放逸，二者相近，放逸之生，本於懈怠，放者放縱，逸者心馳外境，不爲善事曰懈怠，造作惡事曰放逸，離去懈怠放逸，即是精進，然精進是於佛法中精勤修行，若於世間勤習技藝不得謂之精進，世間行爲但是造業，一切所行，皆是業力之所感。故耳貪聲，目貪色，鼻貪香，舌貪味，皆是放逸而非精進，心若放逸，應加約束，云何約束，不懈怠是，譬如蛇行，委婉曲折，若令直趨，須束以竹筒，攝持心意，亦猶此矣。須知修行大礙，端在懈怠，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云，「時不我與」，失物可以復得，時去不可再來，宜如何及時精進，離於懈怠放逸？試思一日之懈怠，所種之因當得何果，以及懈怠之由何在，自能悚然警惕，起大精進矣。

天台宗略記 以天台山立名

仁道

天台宗略記可分四章。第一、承傳及著述，第二、著述綱要，第三、教義概論，第四、習學次第。第一章介促成稿，未能詳加審覈，想多舛訛。賢者幸加指正則幸甚。

(一)承傳及著述


梵臻
自仁
廣智
本如
日本源信
淨覺
七人
淨梵
淨果
元惠
智仙
了然
覺之
中立
如吉
繼忠
陳瓘
有倫
六人
正宗
若訥
圓智
從義
法全
道琛
七人
道詢
慧詢（月堂）
（圓照）
法登
元肇
竹坡
五人
十二人
七人
宗曉
正榮
一菴處訥
雪堂
止菴法蓮
指南仲部
慈雲文統
餘姚清滿
從諫
會賢
蘊齊
彥倫
法雲
法清
二人
九人
用文
仲閔
東溪
應知
義天（高麗）
十人
齊玉
法久
妙雲
如湍
智堅
如靖
可觀
有朋
道忻

初祖　龍樹

二祖　慧文（姓高）當北朝東魏北齊之際，因讀中論四諦品偈，大悟中道，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淮，當時諸師，無與競化。

三祖　慧思　元魏南豫州武津人，姓李氏。魏宣武延昌四年梁武帝天監十四乙未十一月十一日生。永安二年十五歲出家。後謁初祖，咨受口決，大悟法華三昧。齊天保元年三十六歲，渡淮南下天保五年後住光州大蘇山（光山縣南）陳光大二年，入南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入寂，六十三歲。

大乘止觀二卷　四十二字門二卷　安樂行義一卷　無諍三門二卷　南岳願文一卷　三智觀門一卷　次第禪要一卷　釋論玄一卷

傳燈有誌公令人至南岳相請事，但思大師至南岳年五十二歲，誌公已入滅久矣。

四祖　智者大師　智顗，字德安，姓陳氏。世爲潁州人。晉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即江陵府公安縣）梁武大同四年誕。梁太平二年，二十歲，受具。

陳文帝天嘉元年，二十三歲，往大蘇山禮慧思大師。發旋陀羅尼。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至金陵。(三十歲)陳宣帝太建元年，居瓦官寺。三十八入天台。及隋代陳，時乃喪亂，乃杖策荆州，湘州。住廬山。開皇十一年至揚州。十二年還山。當年十二月往當陽玉泉山。十五年至揚州。九月返天台。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入滅于石城。

法華玄義十卷　法華文句十卷　摩訶止觀十卷名圓頓止觀

禪波羅密十卷名漸次止觀　六妙門一卷名不定止觀

光明玄義一卷解釋光明懺悔四卷別行之本　光明文句三卷

菩薩戒疏二卷　觀音別行玄義二卷釋法華普門一品

觀音別行疏五卷　請觀音經疏一卷　觀心論一卷

金剛經疏一卷　四念處四卷　彌陀經義疏三卷

禪門口訣一卷　覺意三昧一卷　方等三昧儀一卷

法華三昧儀一卷　法界次第三卷　維摩玄疏六卷

四教義四卷維摩玄疏離出之文　維摩文疏廿八卷荊溪略為十卷

淨土十疑論　觀心食法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　智度論疏廿卷　彌勒成佛經疏五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　彌勒上生經疏一卷　釋一切經玄義二卷　坐禪止觀一卷　仁王般若經疏二卷　禪門章一卷　般舟行法一卷　雜觀行一卷　入道大旨一卷

五方便門一卷　七方便義一卷　上學人義一卷　一二三四身義二卷　法門儀一卷　禪門要略一卷　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詞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　自智論疏下均佚惜哉

五祖

章安　灌頂，字法雲，姓吳氏，臨海章安人。陳文帝天嘉二年生。陳後主至德初，謁智者於修禪寺。隨所處，所說法門，悉皆領解。并與結集。智者入滅，翌年正月，還山，與普明奉遺書自天台至揚州晉王。二月，建國清寺。隋末喪亂，師自序有菜食水齋，冰床雪被之語。勞苦若此。嘉祥吉藏，聞風散衆，投足請業。唐貞觀六年八月七日寂於國清，七十二歲。

涅槃玄義二卷　涅槃疏三十卷荊溪治定十五卷今十八卷　觀心論疏二卷　智者別傳一卷　國清百錄五卷　八教大意一卷　南岳記亡一卷　真觀法師傳亡一卷　智者大師十二所道場記亡一卷

六祖

法華　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乃徐陵後身。十八至國清投五祖為師。証法華三昧。唐上元元年(高宗)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錫自國清騰空飛至蒼嶺普通山，以隘狹不容廣，復飛至軒轅鍊丹山，乃息影焉。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坐化。元豐五年十三代孫忠法師禮舍利記曰：師與天宮同時行化。橫論祇成八世。竪分則有九代也。

(待續)

治佛學史之態度及其他

證依

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其中有洪深之學理——佛學，有懇摯之情緒——佛教。佛法自傳入中國以來，幾二千年，不知釀成幾多宏偉神妙之奇跡，陶鑄若干高尙特異之人格。唯其如此，故一般人多莫之測。上者認爲道高信難，敬而遠之；次者認爲無益世教，有害民生；下者認爲神怪離奇，只是迷信，以冷諷譏詆之態度對之。此佛法所以日就衰微，一蹶而不振也。

佛教式微，固莫可爲諱，然在過去千數百年中，鼓舞中國民族之情感，陶鑄中國之文化，震撼中國之政治，影響中國之民生；時至今日，無論哲學，文學，藝術，社會風俗，幾無一無佛教之成分；滲透其中，今日整個之中國文化，中國民族，何一無佛教之影響在，而一般民衆固莫之知，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因此，一檢過去之陳迹，尋其變遷因由，按其脈絡原委，實不無必要。再者欲進一步作學理之研究，須以歷史爲之輔，若有歷史爲依據，則所得必益精且確，此佛教史之所以作也。

居今日而言治古史，人多以爲無待科學之方法。懷疑之態度，治史如治獄，深恐古人之我欺，故時時大胆假設，至於求證，更未見其「小心」也。此固由標奇易於沽名，亦疑古之風使之然也。以之治他史或可，以之治宗教史恐不足。因宗教依憑虔誠之熱情，現世之缺陷，來世之宏願，時憑莫須有之事實，醞成宏偉奇異之運動，對之懷疑，固大有疑在；以之求證，終恐證據茫然。故以此治佛教史，則恐所得甚微。是以治佛教史之態度，不可不有別也。毫釐之差，失之千里，不可不愼也。

凡史之作，皆覓討過去之史實，考其信而有徵，佛教史亦史也，自不能外是。初言之則然，細究之則非。信史固佳，但既不能且又不必。凡史料之考證，一仰賴於文獻，再憑藉於古物。然文獻已經寫定人之評價，古物則僅有現存之形體，相傳某國於某次戰爭中，曾攻一要塞，需敢死士，人皆畏縮不前，不得已用抽籤法定之，而今之史書固大書特志爲烈士，用以鼓舞後人。吾人不能起死者於地下，而生者固樂爲之讚揚，死者又豈非望之榮，誰復再爲揭穿之？人人既皆樂而信之，千百年後，能道其非者誰耶？北史外戚傳「馮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籌建佛圖精舍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該公可謂深明史跡之三昧，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其文大概無傷殺人牛事，吾人今若僅據塔寺(古物)及碑文(文獻)，恐只能推知該公宏法之盛況，個中因由，恐莫得而知。馮公不幸，終未脫出史書之捉弄，但是種事例儘多，史書因不能一一盡爲揭穿之。其實此等因由，既不能知，且不必知。因治史非圖起過去陳跡於重現，實應明當時文化生活之動態，陳迹應覓討。而不能盡覓討；史實可考證而不能僅考證。馮熙建佛圖精舍七十二，不能爲之一一詳討，只明其盛足矣。老子化胡經，

不能僅考定其僞爲已足，應由之明瞭當時佛道內外華夷爭論之情態，信史有用，僞史亦有用，固不必斤斤於信僞是務也。一般脈史求其信而有徵，尚且不易。佛教爲宗教之一，所述者爲宗教情緒，時以神怪離奇莫須有之史實爲象徵，宏法人士，基於內心之熱情，來世之宏願，往往作出超出常情之行爲，莫可想像之高尚人格，置於常情之下，深難置信，若以懷疑之精神，冷落之態度，欲一一考而信之，恐一無是處。

湯師言「中國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爲象徵，發揮神妙之作用，故如僅憑陳迹之蒐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眞，哲學精微，悟入實相，古哲慧發天眞，愼思明辨，往往言約旨遠，取譬雖近，而見道弘深，故如徒於文字考證上尋求，而乏心性之體會，則所獲者其糟粕而已，」(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所謂「同情之默應」及「心性之體會」，實爲治佛學之不二法門，正如趙子昂畫馬，自身須先模擬其情狀，設身處地，馬我合一，庶幾近之，尤以治佛學史，神妙之奇迹，特異之行徑，如不置身其中，恐如遠望廬山，無由得其眞面目。俗云：詩人是瘋子，宗教家是傻子，如以常情度之，終難了解，此詩人多爲人擯棄，宗教家多爲世譏評也，如不具深切之同情，設身體會，恐所見者，只是神奇難測，格格不入，遑治學之足云。

中國佛教史，體類備矣，編年史如三寶記等，傳記體如高僧傳等，宗派史如佛祖統記，但今欲熔二千年佛教發展史於一爐，求其脈絡條理，瞭如指掌，未易言也。中國佛教，在此二千年中，一代有一代之特徵，故欲治中國佛教通史，應以斷代爲綱，記事本末爲輔，通譜固仍不失編年之次序：今姑分中國佛教史爲四期：

(一)肇始時期——約當漢魏西晉三百年間，此期以傳譯爲主，宏法人士，偏重僧侶，業行以信仰爲主。

(二)進展時期——約當東晉南北朝三百年間，此期雖仍以傳譯爲主，但已漸重思想之探討論爭，宏法人士除僧侶外，漸移於帝王及士大夫之手，業行注重思想。

(三)光大時期——約當隋唐三百年間，佛教勢力最爲澎湃，故亦謂爲隆盛時期，宏法人士，以帝王士大夫爲主，業行仍重思想之解悟。

(四)潛化時期——約當從五代宋到現在一千年間，此期一般認爲佛教衰退時期，或名保守時期，爲佛教最不景氣之秋，故一般治佛教史者，皆詳於前期，而略於近代，良以佛教到近代已少可紀之事也，殊不知以佛法傳譯及佛教勢力爲言，固較式微，然以民間感受佛法之影響，恐有過之無不及，此期之佛法固已由僧侶士大夫漸移於一般民衆，現今一般民俗之注重功德之實行，全在不知不覺中，故謂之爲潛化期，此正是一般文化之最後目的，所謂民族受用，或名文化感染也。

此不過約略劃分，絕無截然界限，今繪略圖如式：

公元　一世紀—三世紀　四世紀—六世紀　七世紀—九世紀　十世紀—二十世紀

中國各代　漢　魏　西晉　東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民國

中國佛教通史斷代圖

宏法人士　僧侶　帝王士大夫　民衆

主要業行　信仰　思想之解釋　功德之實行

本刊啟事（徵求代銷）

本刊自出版以來，各地訂閱者，甚為踴躍。茲為便利讀者起見，歡迎本外埠各書局，各佛教團體代銷。代銷章程如下：

一、凡代銷本刊者，以書價二成酬謝。每期銷售達五十冊以上者，以書價三成酬謝。

二、凡願代銷本刊者，可直接函本社接洽。

三、書價每月結清一次，未銷售之月刊，仍可退回。

歷代高僧新傳

竺法護

李意如編

（一）

竺法護、梵語作竺曇摩羅剎。其先月支人也，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八歲出家。師事外國沙門竺高座，遂姓竺氏。護資質明敏，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博覽六經，遊心七籍。當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隨師西域，遊歷諸國。其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音義訓詁，莫不貫通。以晉泰始元年，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敦煌至長安洛陽等地，沿途傳譯，寫為晉文。前後五十餘年，所譯大小乘經光讚、法華、賢劫，普曜等凡一百七十五部。孜孜所務，志在弘通，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晉武之末，護隱居深山，與于法蘭道邃泉棠，微吟窮谷。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宣隆佛法，二十餘年。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梁僧傳謂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然稽考諸家載籍，護於懷愍之世，仍更出經。如歷代三寶記、開元釋教錄謂愍帝建武元年，護尚譯出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一卷。則晉惠西奔，護東至澠池而卒之說，或不足信。

護世居敦煌，化道周洽，時人至以敦煌菩薩稱之。梁錄或云月支菩薩、天竺菩薩者，皆重其德而美其號也。

（二）

自晉武帝泰始元年迄愍帝建武元年，前後五十二年之中，護在長安、洛陽、凉州等地從事譯經，（一說護曾至江左）卷帙之繁，超軼前古。而且乘兼大小，譯筆欣暢。道安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羅什以前，梵典傳譯之初期時代，當推護公爲第一大譯師。象法東流，自此而盛。

護所譯經典，凡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據開元釋教錄）按衆錄除梁僧傳載一百六十五部，出三藏記集載一百五十四部外，惟歷代三寶記著錄最多，計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智昇云：「今詳檢錄，護所出經，多少不定，長房錄中，其數彌衆。今細蒐括，多是別生等經，有非護公所出，不可足爲正譯之數。今爲實錄，故總刪之。」據此、則開元錄所載，當較可憑信。

護所出百七十五部之中，大乘經之重要者，華嚴則有菩薩十住行道經等五種（十六卷），般若則有光讚般若波羅蜜經等三種（二十六卷），法華則有正法華經等二種（十六卷），涅槃則有方等般泥洹經二種（三卷），大集則有大哀經等五種（二十二卷），寶積則有密迹金剛力士經等十二種（二十一卷）。小乘經則有中阿含經四種（四卷），增一阿含經三種（三卷），長阿含經三種（八卷），雜阿含經二種（二卷）。其他大小乘經，尚百餘種。大小乘論各一種，大乘律二種。

護所譯主要經典，大抵皆在武帝泰始末年至惠帝元康約略二十年之時期中，然實際上自泰始初至永嘉二年，四十餘年中，護殆每年皆有譯作。可謂勤矣！其所出經，於後世大乘佛教之發達，影響甚大。中國佛教初期之大乘要籍，殆皆出其手，若漸備一切智德經（即華嚴十地品），正法華經，光讚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寶積、大集諸經（護所譯寶以方等部爲最多。）皆中土佛教之要籍，不獨晉世風行一時；後世佛法大行天下，此其先驅也。

西晉譯師，法護而外，尚有聶承遠、安法欽、無羅叉、竺叔蘭、白法祖、釋法立、釋法炬、聶道真、支法度、若羅嚴諸人、而法護實爲當世巨擘。道安云：「護公、菩薩人也。蔑其餘晉道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衆生之冥梯。」安公一代大師，其推崇尚且如此，宜乎百代而下，吾人緬懷護公之功業，猶深致仰望也。

護譯經助手，有清信士聶承遠、道真父子，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

當護之隱居深山也，發徒修道而外，嘗取當時新譯經典，領其旨要，刊正煩蕪，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引冥祥記云：「竺法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闡（于法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

護弟子竺法乘等，皆有高行。而乘神理風操，尤爲世所稱美。孫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乘比王濬沖，護比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支道林護公像讚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其見美於世，有如此者。

朝鮮佛教文化與美術年表緒引

子規

朝鮮建國，宋詳厥初，箕子，檀君，邈矣難稽，朱蒙，赫居，猶云悠緲。粵若炎漢盛長，典午會昌，遒備方策，始列藩翰，樂浪，眞番，我疆我理，三韓麗郡，曰臣曰庶，嚮化東被，斯其嗣也。迨乎僞秦稱伐之歲，帝梁膺曆之辰，大法彌綸，徧乎三國，梁教流邁，洽茲半島。巨唐鑒建，新羅一統，英蜂髦茂，膠集神京，傾師耆德，絡繹天城。爾乃寶刹穹崇，縮龍宮之秘偈，琳宇瑋煌，蔭慈氏之妙緒，元曉義湘，弘宣乎下邑，諸異悲超，傳承於異方。聖典稱集，闕徼猷於宋遼，支竺撰述，盡剞劂於梓梨。眇茲東序，比隆中區。王李紹業，運屆蠻屯。契丹蒙兀，肆梭於初代，和夷愛新，摧殘乎季葉，千年懋績，蔵經板蕩，方諸三武，彌加厲焉。

夫文化之興，必有所自，雖創造儀型，同歸殊途，然人地因革，關涉綦鉅。言夫半島，古曰九夷，箕衛託根，實我神冑，世循漢禮，夙號小華，盛明文物，度越他方，殘腊膢馥，沾溉比隣，新羅極盛，洵其宜矣，然而壤地偏狹，勢處湫隘，野無百里，江無千程，山嶽蟠紆，海流環迴，南饒多風，北境近塞，胡可期其挺生巨人長德，有瓌麗絕倫之製作者哉，兼以攝乎强隣，事大爲懷，興廢由人，寖失自性，故其文化，週藉移植，苟曰儀型，匪伊獨創。李朝以降，道學是崇，末造不競，遂棄釋理，嗚呼，落花臺殿，空聞鵑曬之聲，殘磚敗垣，依稀僞王之蹟，尋其源委，重增愴怳，末法方永，編簡失紀，緬想風流，宜陳梗概。

昔關野貞部，高蹤獨邈，安德繼軌 (Andr. Eckardt) 氏乃德國東方學者，居朝鮮二十餘年，著有 Geschichte der Koreanischen Kunst Verlage K.W. Hiersemann, Leipzig 1929 東人田中梅吉氏以不列顛語譯之，題曰 A History of Korean Art Jrund) 芳躅莫追。自餘小介，今西，中村，小野，松本，池內，小田，葛城，林泰輔之倫，並造邃精醇，推見至隱，雖文巨籍，粲然大備，不敢綴敍，師承而已，旨在崇美，間及證闡，斷璧寄璣，不忍遐棄。若乃人天妙緒，綿代化迹，事竭南史，茲從蓋闕。蕭寺之書，舛謬必多，擁篲清塵，企予望之。

同願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出版

圖像：魏武定三年漢白玉造像
西番書佛像
明嚴嵩鑄硃斑大爐

詮釋：法華經隨聞記　倓虛法師講　弟子保賢記
專著：三藏十二分教　周叔迦
論說：佛教的特色　拔照
迷信與不迷信　黃雨梅
歷史：中日文化與元代僧侶　陳一平譯
隨筆：學佛巵言　鍊塵
文藝：謝靈運在佛法上的建樹及其文學造詣　醫如

會務報告◉新聞◉
定價　每期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
發行所　北京西四大街佛學書局

文藝園

臺縣齋雜俎

西泉

梅花引

裴回燈夜，不能自已。登樓，過北海。登般若香，遊盤嵐精舍，遠眺西山，愴然遊。

鳳池邊，呢西山，嵐翠飛飛漫無端。碧雲間，碧雲間，清梵落香竹也證同緣。（非遊碧雲寺。聞法海仙音，相與者同登五蘊。）

玉笏森羅霜徑冷，丹霞如染曉楓靚。（森玉笏看楓葉，清露殘霞美，佳若棲霞。）殘月天，殘月天，離緒迴環，何日共嬋娟。

遶佛閣

秋日懷感有告故人

碧虛澄妍，泉踏絲絲，直貼清漣。渺隄一片。依依楊柳，春露疼寒蟬，低回嫋說，紅蓼花殘，東籬黃菊。霜林冉冉，烟侶不見，蹉地又一年。十載寒窗晚，空孤鄉青燈黃卷。狄征車無路，登樓難遣。問劫火頻添，臺閣狼烟幾時雲散。但願佛有靈，拈花早驗，端正念彼岸非遠。

村居述感

如幻

在晨光熹微裏，悄悄的走出紅塵萬丈的人寰，輕鬆快悅的情緒，籠罩着彷徨的心。

多年前曾給我無數綺麗之夢的西山。蜿蜒的峯巒，崚嶒的崎路，或者依舊殘留着昔日的萍蹤屐影罷！經過昨夜小雨的潤清洗滌，翠光鮮潔，勞緊舉足可登了。

行行重行行，又踏進古剎——極樂寺——的門檻。謝謝×方丈的慈悲，他慨然允許我小住二旬，藉以恢復健康的請求。他使我獲得再來名寺的機會。這深情，這厚意，實應銘感！

× × × ×

靜雅的清齋，萬花集錦的小園。無窮詩意的冰綃漫濛着這座明代的蘭若。

國華堂，多麼嬌艷的名字呵！因而當着我們談到故都西郊的極樂寺，馬上在腦海中會幻想着一個美麗的倩影。

大半是受了洪公亮吉綸色綸祿的遊記的誘惑罷！雖然重遊，但是對於這碧窗朱檻「惹得詩人說到今」的傑閣——國華堂，總是懷着不肯輕輕放過的心。

不知要纏成怎樣的綺旎的歸緒呢？若是陽春花月的季節。它被異樣花樹——牡丹、芍藥，海棠、丁香、文光、桃、杏、柳、榆、……環拱着，擁抱着。

濃蔭覆着玲瓏的假山，題詠滿壁如帶的迴廊。……

傍午時分，園的盡頭，搖曳着翠玉般的竹篁，整個的重閣宛若蕩漾在汪洋碧濤裏。

撲面的清氣把人引到陶醉的境界中。

有時，幻想着乾嘉時代「重簽洞開，直視十里，負菰而來者累之如鶩，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蜓」的風雲般的盛況。……

大慈世尊「諸行無常」的棒喝，喝破了人煩迷茫的夢！

× × × ×

午睡朦朧，蟬，引吭高吟。風聲稻韻代替了都市的叫囂，聒燥。不經意看到壁上省庵大師的寸香齋詩：「掃盡萬緣，如沸湯……對客姿餘一寸香，三昧未成功未落，此生終不到城隍。」慚愧恐怖在煩鬱的胸中烙着鮮紅弗可磨滅的印。

夜深了，輾轉不能入夢。秋蛩奏着哀曲。銀月的光輝雜着熱幾々的樹影透進紗窗。移在牀前，漸漸又移到地上。微風吹過，葉，簌簌的落下來。

沉寂的夜呵！

焦燥的綫縷，還得一條一條的抽盡了，心海上的狂波，隨着平息下去。

破滅了我的理想，蹂躪了我的[illegible]地，這可詛咒的失眠！但今夜萬慮俱空的心境，確是他的恩賜呵！

× × × ×

就竹山房(註)是前朝道光時代遺物，傍依在菩駛殿的西偏。我！幾乎每日午後來此默坐着，閱讀雲棲老人的竹窗隨筆。誰能說不是殊勝因緣！

窗前翠竹萬竿，遮掩了日光的爽威。室內的一切都潛伏在綠的氣氛裏。

微風颺動着疎簾，這地都映着暗明破碎的影。不由得使人想起「水晶簾動微風起」如畫的佳句來。

（註）就竹山房榜額傍之小識：東坡云：不可居無竹。予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寺中固多竹，高拂雲霄，爲北地所罕有，余嘗乞而植於書齋。古木蔽翳，幎不得茂。因就殿之西偏，再闢明窗，頓使煙雨萬竿，爽入几席，小憩其間，儘可結清風明月緣，又何必沾沾移植於吾齋爲耶？名曰：就竹山房。要仍吾行樂及時之意爾。

道光丙申四月明誼識。

昔日就竹山房的主人翁，必是有着十足風雅的性格。這很擬榜額傍的文筆溫永的小識，可以推測出來。然而他好像對於金經寶典，并未去探討鑽研。只向那幻花水月的享受追求憧憬着。猜錯了天才，辜負了環境。「入寶山而無所取」眾生顛倒的鐵證呵！

……………

要評計竹窗隨筆真價，正不必妄作月旦，最好去讀老人的自序能！

……雖東語西話，賓非主倆，種種不一，要歸于整飭行門，平治心地而已。……噫！吾老矣！斜陽勝月，能幾何時，苟有利於民物，他何恤爲！……」

隨筆真實的內容，老人博大的慈愛，在上文中給我們一個極清晰的輪廓。尤其是：「吾老矣……」這些話，說得如何的凄涼沉痛！每字中都充滿了火般大悲的熱情，這熱情溶解了眾生冰冷的心！

× × × ×

新秋已降臨人間！

旋渡河畔，當那晨昏時分，差不多總有一個消瘦的影子踽踽獨行着。隔岸遙望數里，虎皮石墻的名園。殘陽西照，靜穆屹出，瞰視着一切的××寺的五塔。它喚起我無限的悵惘幽情！

眉形般黃色的新月，斜掛在琨也似的雲表。淒切，惆悵的風鈴，自遠處飄來，當時驚醒了奈園。

好如恨如訴的風鈴，吹散了我不靜的心緒，吹醒了痛苦的奇蹟，最後把我吹入十年升沉的舊夢中！

×　×　×　×

古寺寂然的境界，我愛惜性的玩味着。

昨日漫地的金風，今朝淅瀝的小雨，完成了一幅淒涼悽愴的秋色的寫照。

雨，總是不住，滴滴答答落到階前。又覆落到苦澀的心上。處處飄著冷清清的氣息，我只有處聽竹簡聽爺，抑制着多感的秉性！

自己眾大太渺小了，永久是在妄情恐懼裏掙扎盤旋！

也知道跳出五濁，必須捨妄情，但是……

我，因弱無智的靈魂，唯願佛力的加護，拔除了生死惡劣的根性！今後，披榛斬棘，邁入修持康莊的坦途！

早晨前程，沿着長河，無意走到了野關幢幢的萬壽寺，結果，帶回來些許煩惱之感！

本刊歡迎投稿，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歡迎介紹。

菴摩羅室

佛化小詞叢錄　西泉

十六字令　宿淨業寺大悲閣　清陶恩孝

秋，薄暮登臨佛院幽。松風起，吹月上高樓。

豆葉黃　野寺　清汪開蘊

青杉樹古，暗鐘樓。紅粉墻低枕碧流。山靜亂鴉啼來休，小橋頭，廣殿誦聲生遠秋。

憶少年　秋日登保安寺佛閣　清陳兆侖

半村紅蓼，半村烏桕，半村黃葉。寺樓倚作勢，欲斜穿山脊。檻外霜楓醉，正貼被西風，陡添蹤跡。閣中僧夜語，有幾吟相接。

千秋歲　秋寺　清陶諭業

竹邊林畔，殿剎何年建。金碧輝，丹青炫。清香浮洞檻，素色松雲亂。遊不到半山，忙奪聽猿辨。香惡誰知緣，陵谷竹綢變。鈴語碎如吟，秋客程，秋寥冷，塵路浮名絆。車過也一天，靜思緣難遣。

憶舊遊　秋寺　清陶恩鄉

記徑隨楓轉，塔帶羅岡，閣著招提三兩間，簷殿鈴聲殘葉卷，數到紙林。諸天一抹孤照，添了白雲深。迎魚板敲殘

，珠幢飄冷，香火銷沉。悄悄共岑寂，已沾來花雨，洗却塵襟，門外荒烟鎖，又經衆人散，飛下幽禽，轉語試參，無隱徵嗅木犀陰判，仵老枯禪，長明耿耿炎一鐙。

過澗歇 顯通寺前看楓葉

清陳其年

嵐翠濃於草，鞋尖繞坡，細流淙淙，暗通茗竇。谷葉還下落亂泉聲裏，倏悄如相答。此間景，純得關仝巨然法。同寺松三百本，雨溜蒼皮，霜彫黛甲。禿鬚爭欹厭笑語，同遊賓葉鳴落丹楓裘寺，如何不荷埋身鍤。

催雪 秋日過城南顯親寺

清陳其年

漳北新秋，城南古寺，亂翠喧豗薇瀨，愛虎落三門漁罾一帶林際紺殿銀牖，繡網蟠風定。天花濺，時來樵語，透帖僧磬，暗添幽籟。〇門外愁如海，有野莖荒榛，叢祠破冢，因石竹羅帬多年色壞。倘就著凉景色，到路黑燈青嘯百怪。只靜侶掩住禪關，且看闌山螺黛。

偈

曉起聞梵聲感悟 辛未

明葉瓊章

數聲清磬梵音長，驚動寒林九月霜。大士不分人我相，浮生端爲利名亡。悟時心共冰俱冷，迷處安知麝是香。堪歎閻浮多苦惱，何時同得度慈航。

原注云，十六歲女子作此偈，何等識見。胸中無半點塵滓。

三餘瑣記

應脫

宋慈雲大師，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爲期。於行道四隅，置鐵燈炭，遇困倦則漬手於鐵，十指惟存其三。（見大師傳）竊贊之曰：一代大師，其行必有過人處，自古迄今，莫不皆然。慈大師赴姑蘇講經，居沾爲之不售，其感人若此。今無一行一德，而欲人之恭敬者，豈不愧哉。

魏武滅佛，法僧南還。周武絕僧，佛經猶存。唐武毀法，典籍至於蕩盡。世宗廉容，毀佛鑄錢，而法僧無恙。宋徽宗改佛爲大覺金仙，僧爲德士，居道教後。此法流罹夏，影響之大者。

無斬鐵斷釘工夫，不能擔荷佛法。無松柏傲霜質素，不能苦志修行。若朝爲夕改，輕如毛羽，安能談出世大法。今緇衣如毛，不得不悲。

中國佛經註疏，始於三國康僧會，會注安般法鏡道樹三經，幷製經序。辭趣理深，爲世莊重。日本則始於聖德太子之法華維摩勝鬘三經註疏也。

明神宗時，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大璫雜出，諸道紛然。人臣辨奏，不報不聞。時紫柏老人居匡廬，聞南康守吳寶秀不奉命，欵奏被逮，其夫人哀憤縊死，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吳毘舍浮佛半偈，持至八萬，被釋出獄。師嘗曰：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時常亂世，僧中尤有憂國憂民者。而師之言行，史乘不載，故略舉之。

古寺的秋宵

崇妙

秋日，該是何等的一個悲壯淒涼的季節？紅花的落瓣隨風而飄逝到泥洞，池塘的夏日荷花滿變成了一條條的枯萎的梗幹，黃的樹葉辭去了他們的陣容，還落到一地！詩人絞盡腦汁作出雋永的美麗詩賦來形容吟味他，畫家們拿着采色筆瘋狂似的尋找着他們的標本材料；淒淒秋愁波動起天涯遊子異域飄零的思家心懷，激撥着隻影單身者的辛酸身世的傷悲；在寂寂的清夜或香甜的夢鄉中，白髮的慈母血淚滴盡了繡枕！——思念着遠別的愛兒！『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萬里江山，寸心欲斷。秋日；這淚的季節，淒涼的時日喲！

古寺的秋宵，更富有無限的詩意；蟋蟀輕微的在石縫中斷斷續續的悲歌，與時而輕打一聲的殿角掛鈴相和唱，空氣寂靜得死去！世界似乎是僅餘着最後的一息；這時，孤獨的婆娑在槐下或端坐在院中，心中如一片高心絕境的碧澄潔湛的清泉。無窮無盡的舊愁新恨與重疊的繁瑣雜務將會完全忘去！心神如像是飄飄在九宵。

東方的碧霄天空中，皎艷的月兒上升了；和藹慈愛的水銀的光瀉下大地來，樹陰投在地下變化成黑影，憔悴的飛簷更顯得麗俏，頓時，這死去的院落又在銀海中蕩漾起來，暮鼓傳出警人的幽韻，殿裏的海燈猶自光明着，銅爐裏的香雲只剩下一點殘餘的灰燼！這正是利名場中的人們，爲休息一日的疲倦精神，橫陳在一榻之上，大過其黃粱甜夢的時候了。

『一番秋雨一番涼。』是的！深更中的苦雨，十足的形容出古寺秋宵的特有風韻；雨點打在簷的門窗上，滴滴聲出有紀律的音拍，打鼓般的雷聲在空中來回旋轉着，閃閃的電光助長着雷雨的狂威！暴烈的震吼彷彿是要將全世界完全吞沒下去，芭蕉葉的幽咽更哀婉的打入人的心坎；不幸的葉兒將要更多的飄零了！無疑的，是一個父母所生的有情動物，誰又沒有往事的回憶呢？誰又沒有纏綿的愁思呢？誰又免得了對環境的憤懣逢遇的不平的心懷呢？秋光就夠人尋味的了，何況是在這寂寞秋雨的古寺深夜？『憑欄莫上高樓望，海水天光儘是愁！』每逢誦到這句詩時，忐忑的心裡老有點狠狠然。

『把酒澆愁愁更愁』！請休止你放縱慣了的意馬心猿讓他休息一會罷；他只能予你以一種無益的禍害與傷殘！愁海終於是無邊無涯尋不出止境的。縱你豪放的高歌或輕微的低吟也沒有絲毫用處！最超特的收穫也不過是業惡的繫囚而已。最好還是沉下心來靜默靜默！思維一下佛陀所說空與無常的妙義，急切的制止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輕安！失望之後的獲得是值得慶幸的。

古寺的秋宵，使我們感到無常的迫切……

徵求本刊第一二期啓事

本刊第一二期現已贈售一空，惟各地函索或購買者，仍絡繹不絕。今特公開徵求，有願將本刊第一二期割愛轉讓者，請即逕寄北京德內廿水橋中國佛教學院內本社收。當以新刊加倍酬謝。

曲徑通幽

遠化

隨意翻着任何佛教典籍，處處可以見到這樣話頭：「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含意是欲得宇宙的絕對眞理並達到人生究竟的歸宿——妙處，必要經過相當的曲徑。換句話說：就是要從多方面運用着方便善巧（註），歸元方能有望。

道家的鼻祖——老子——曾呼此「元」爲「衆妙之門。」我覺得這眞是「初寫黃庭」恰到好處的名字了。

然而所謂「幽」者是怎樣的一個境界!?在此我們可以勉強下個推測：佛家的「八風吹不動」儒家的「水鏡方塘一鑑開」，以致詩人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態，或庶幾近之，同時所謂「歸元」一味一相的味道，也頗能在這裏體味着。但欲達此「幽」，「曲徑」是必由之路，否則即有到處碰壁之虞了！

這裏打個淺顯美妙的比喻罷：如量的着醬醋油鹽，當然可以調和出美味來。美味即是「元」的境界，油醋作料不就是「曲徑」嗎？無醬鹽等欲求佳肴，等於痴人說夢，那麼，沒有方便善巧，……………？

所以曲徑通幽，雖是美靜絕佳的詩句，但是大可以用到佛法上去！

（註）佛口親宣諸經論之大小乘，教中之各宗各派，都是方便善巧。

燕京伽藍記　廣善寺

欣厭行者

廣善寺舊址，在西直門外二里溝。明天順間，內璫韋四等，捨資財所建，請僧慧德爲寺主。英宗額曰廣善禪林。乾隆時，主僧來珠，曾爲檀柘山岫雲寺監院，道德問學，有名於時。（該寺志有傳）非嚴寺宇畢，請懷一慶餘爲寺主，改爲十方，不准剃度。懷師爲當代名德，來珠嘗請有「教授賢首，法演慈恩，融性相於心源，闡慧辯於口海」云云。時香界等寺，每逢戒期，多請師爲和尙。（文現存於寺中）懷師江南江寧城氏子，幼有出塵之志，弱冠次年，禮京都祝延寺性圓師祝髮。受具後，追隨超善若水法師，水於盤山及叢林寺開講楞嚴，師皆參預。後水公住持拈花寺，命爲班首，師處衆謙和，持身有則，凡水宣演，皆能默識心通。從水四易寒暑，師資相契，方與授法，是爲賢首宗慈恩宗第三十世焉。水曾遁跡京東盤山，一十五載，道洽帝心。世宗修千佛寺畢，改名拈花，以水爲琇國師下法嗣，賜紫衣命弘宗於該寺。後復命闡教於廣通寺。雍正曾錄其住海頌，拈花說，行解默，地藏堂誕陞座法語，示衆早參晚參法語等篇，入於御選語錄當今法會中，洵一代之知識也。光緒末，農商部設農事試驗場於樂善園，欲拓場址，與主僧建遠約，以舊寺併入農場，購城內寶禪寺易之。寺居京城西北隅，寶禪寺街，元武宗朝，仁宗以潛邸居春宮時創建，名大普慶寺，後廢爲民居。明成化時，供用庫太監御古都淳化麻俊，購爲私第，斷土得舊碑，趙承旨孟頫之所撰也。麻氏知爲梵刹，涂修諸殿閣，延僧禪室，巧構無比。易名寶禪寺，施諸衲衣焉。

該寺殿宇巍峩，松柏參天。正殿內法報化三身佛像，及兩傍十八尊者，相好莊嚴，惟妙惟肖，迥非近代塑工之所可及。後殿法堂，今爲講經之地。傍設延生存亡二堂，朝暮諷誦，用資回向，俾諸善信，報本追源而有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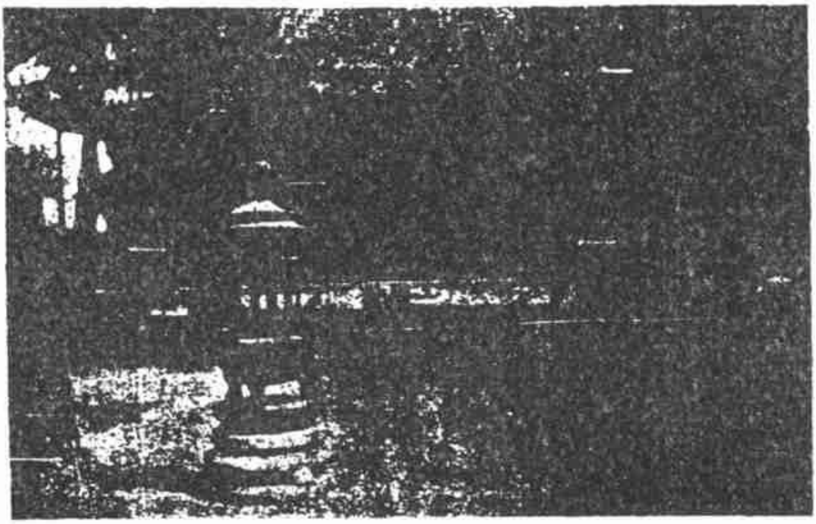
住持慧三上人，弱冠落髮，行善財行，百城煙水，親禮知識。凡

國內名山，江浙梵刹，海內碩德，參訪殆遍。旹畢業於安徽佛教學校，及歸燕京，住持崇善寺。民十七年，為廣善主人，風操高潔，篤行志道；更以禪室虛靜，嘉樹蔭窗，雖居鬧市，宛若絕壑。故禪講淨行，談經數息者，多往依止焉。

近年神洲擾攘，宇內靡寧，天災人禍，交馳而至。上人愍世心切，爰啟建楞嚴道場，二六時中，諷誦茲經，以此功德，回向眾生。以上人素為四眾所景仰，故道場參加者甚眾。又以眾生大病，不外身心，故常請清池靈岩二長老，道源法師等，講演經論，俾四眾時獲法味，心疾消除。復設廣善施診所，聘請名醫，處方施藥，以救眾生四大之病。故每逢講經施診時，善信男女，貧病同胞，絡繹於途；其造福世人，殊非淺鮮。嗚呼！悠悠五洲，已無淨土，茫茫眾生，悉化修羅，安得如上人者，廣現斯土，化導愚蒙，以造福俗耶！余昔曰：「善惡之風，但自一人，望諸釋侶，聞而興起。」

寺中古物，有明嘉興本藏經，五千餘卷。此板本洪楊劫亂，毀於兵火，今海內已成孤本，洵足珍貴。藏古今名人書畫亦夥，如皇六子之書禪室聯云：「瀟江秋商香，俯閱瑞麒麟。」佛殿聯云：「功德莊嚴歷千劫而不古，身心因妙借萬物以同春。」及成親王書殿額之「大地金沙，」其筆力勁秀，含意幽遠，殊異時流。藏若水趣書觀華付囑一法卷，敘事甚詳。及來琳啟請簡，香界寺請傳戒講經簡，辭句精美，遠紹六朝，皆可供作史之參考。有寶座一，係大內寧壽宮物，為夏蟠九居士施於寺者，皆珍品足以傳世也。

該寺派宗楞嚴，今立道場，名實相符。現暫以三年為期，後將列為日課，永久諷誦焉。



北京廣善寺之大雄寶殿

佛學書局　流通

心經添足	清弘贊著	一冊三角
心經淺解	駱處和著	一冊三角
心經講義	圓瑛講	一冊三角
心經淺說	應慈說	一冊一角五分
心經簡註	馬圻源註	一冊九角
心經演蘊	溫先熙演	一冊一元二角
心經筆記	月溪著	一冊一角五分
心經六家註		一冊六角

淨因餘濤

中有略談

凌霄

1. 緒言

天下之事理無窮，而人生之智力有限，苟欲一人之生，悟徹萬物，雖愚者亦知其不可。況去來三世，其理幽微，雖因果陳陳，然非今生所歷，視之無色，聽之無聲，雖欲知之，烏從而知之？雖欲驗之，烏從而驗之？展轉致疑，於是妄加測度、或謂人死形滅，神亦飄散，如論衡言：人死則血脈竭，精氣滅，形體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以為歷史所載或人之偶見者，乃為妖氣，或謂人之存想思念之所致。或謂人死之後，化為其他異物，服鳥賦曰：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以為萬物處於天地，猶銅鐵之冶於火爐，千變萬化，不可窮詰。或言人死後則靈魂為鬼、鬼復托生為人……等種種異說，然一窮其究竟，則皆盲人摸象，未得相似於萬一，實因顛倒衆生、不能親見、唯有妄加測度而已。欲解此疑，只有求決於大雄世尊、斯保無誤矣。

2. 中有之意義

經云：「所謂死者，他處生耳。」蓋人死之後，決非散滅，然亦非必為鬼也。佛教將人生分成四段，第一、初受生時，名曰生有，第二、已生未死之時，名曰本有，第三、即正死之時，名曰死有，第四、已死未生之時，名曰中有。前三易知，今不復論，中有者：略而言之，即已死未生之間，別一過渡之業報身耳，備具形狀，衣服，飲食，識根，諸根，非從本有或死有中所離出之一分，乃一新起之五蘊聚，其與人雖有粗細幽顯之別，然為一五蘊聚則同。

3. 中有之托生

衆生臨命終時，因有長時間所習「愛」之現行，由此力故，自顧當死，便愛自身，於是建立中有生報。(四果以前亦有我愛現行，然以智慧力強，數數推求制而不著，至第四果則無我愛現行，亦不受後有。)若凡夫業力深重，當時即墮三途六道，不寓形於中有，善業強者亦然。若生緣未具，乃暫寓形於此五蘊聚中，七日一生死，若緣具已，於一彈指頃，即向三途六道中去，遲則不過七七日，決得生緣，(或言可過七七日者，今依瑜伽之說。)瑜伽論云：又此中有是極清淨天眼所行，彼於爾時，先我愛類不復現行，識已住故。然於境界起戲論愛，隨所當生，即彼形類中有而生。又中有眼猶如天眼，無有障礙，唯至生處所趣無礙，如得神通，所唯至生處，又由此眼見已同類中有有情，及見自身當所生處。又造惡業者眼視下淨，伏面而行，往天趣者上，往人趣者傍。……當知中有除無色界一切生處，又造惡業者，謂屠羊雞猪等，隨其一類，由住不律儀業同分故，作感那落迦惡不善業，及其

增長已，彼於斷時猶如夢中，自於彼業所得生處，遙見如是種類有情，及居羊等事，由先所習，喜樂馳趣，即於生處境色所礙，中有遂滅、生有續起。

此段乃言中有托生之情形，至爲詳盡。頌論中云中有之眼猶如天眼，乃見所當生之處也。非但見之，且觀之如同已類，雖億萬里，所趣無礙，此皆業力所使，不能自在，非如天眼明淨，無所不覩也。

4.中有非靈魂亦非鬼趣

世人不知有中有生，而以中有及鬼趣混稱爲靈魂，此實大謬。蓋世人所執之靈魂，乃一實常之體：活時棲此軀殼之內以爲主宰，死時捨此皮囊而獨存，或另取一軀殼以棲之，此猶人與室也。中有者，乃於死後生前別成之一幽隱微細之五蘊聚，猶此室與彼室也。

中有雖亦一業報身，然非五趣所攝，因此身乃「前報已捨，後報未得，」中間暫有之寄泊而受。強而言之。可指爲化生鬼類攝，然化身鬼乃由業得化生鬼之業報而生。中有乃係於轉趣未定之流栖上暫類之也。古師喻如調任候用之官員，前任已卸，後任未定，於中暫爲舟車驛旅之客，然非以舟車旅驛爲業也，中有亦爾，故非鬼趣。

佛法與科學

澄慧

在曉市買到一本當代名人的新演講集，翻閱目次，有兩個是講「宗教問題」的。凡夫的我見很深，因爲我是宗教徒，所以先把它各讀一遍。羅素先生對於各宗教的罪惡很加反目，而極推崇佛教，他說：『各宗教中我所贊成的是佛教，爲了他的學說很深奧，和眞理也很接近，很慈悲的毫不殘忍』。由這裏看來，可似西洋人研究學術的方法，和無偏頗的批評眼光，大多很正確的。不過，他對佛教立論主觀的地方稍不滿意。究竟佛教發現宇宙人生的精奧，是否主觀我不敢武斷的判決；但是近代科學愈進步，愈能證明佛法的正確，這是有理所在而不能否認的。我們看現代科學的發展，不過是一個步驟而已，斷不能說今後再沒有變更的可能。因此想到羅素先生說佛教的主觀，也許是因他「對科學太主觀」了的緣故吧！

其次在居君孝實的講題裏說：「和宗教最反對的：第一說是自然科學。從來的宗教裏頭，大都是拿人類所住的地球，當做宇宙的中心；不但耶穌教是如此，就是佛教也是如此；所謂上有天堂下有地獄的說法，幾乎是一切宗教所通有的。自從天文學進步以來，大家知道地球是一個圍繞太陽的小行星，同宇宙比較起來，直是空中的微塵一樣，並沒有什麼天堂地獄和上下的區別」。佛經上並沒有明顯指定天堂在上地獄在下人類居中的說法。雖在地藏經裏廣說地獄，只不過是說過此往某方經若干由旬有某地獄而已。居君既承認地球是小行星，同宇宙比較起來直等微塵。譬如拿我們居住的大地上的一粒微塵做單位，在它左右上下又有微塵，自然有左右上下的區別。擴充此理，佛教縱說天堂地獄上下的區別也不爲過；而居君何必斤斤于此，而忽略佛教之眞價值耶？況且佛經上說：『虛空無邊故，世界無數，交相攝入，如帝珠網』。又說：『世界依風輪而住，風輪依虛空而住』。以及還有『三千大千世界』『四大部洲』的說法。假設在佛出世那時，對迷醉科學的居君

說這理，必被誣為迷信，這納在哥倫布以前說有新大陸一樣的不能歲立。所幸科學發達，從前的天文學家高倡「地球中心說」，迫法國歌白尼氏「太陽中心說」出，於是前說達告失勢。經過若千進步，後人又發明八大行星無歡恆是的說法，才知道空中的恆星沒有歡拉。如是足能証明佛法接近科學，不是遐空而談的。在二千九百多年前，科學未斬芽的時候，佛釋上已有此說，那是多變可然佩可贊歟的事情啊！假如我們再若一若太虛法師盛山學裏「佛法與科學」的講題，便知道科學能說明佛法的正確，佛法能輔助科學發展的所以然了。某若謂「偉大的科學者，多不免帶幾分宗數家的彩色」。我相信贊成佛敎的，第一隨當是自然科學家。居若既沒有西洋人文字的隔閡，為什變不研究一下佛教的真價値，覺在藩離之外當衆妄發談論呢？不禁為之曉默！

居君的講題中，這有一段說：「宗敎裏所主張的奇蹟，如耶蘇的母是竟貞，佛陀是從毋務生出等等事情，在自然科學若來，純是荒誕不經的胡言，毫不合科學的理論」。這個問題，窕在沒法和他詞論，不過典籍上有這樣的記哉，所以敎徒不敢隱而不宣；倘要道北所以然的話，即連說者也是莫明其妙。致于大乘境界，本來不可凡情聽測，但是不拘事實如何，背于世間常人所知而立宗法，那是犯因明中「世間相違」過的。由此國覺，我們處于二十世紀，西洋文化沸河的現在，依然滔滔說些「右務降生太子世間希，九隨吐水沫，命編，以及佛舒五指化作五鄉雄」……等天馬行空妙之又妙玄之又玄的奇蹟，則惹起對方的反國，將是必然的迦勢。我想最好閒揭佛陀的眞理，避免處玄的奇蹟，引誘仙們深入以後；待自己披覽典籍，涉及奇蹟神話時，信否鵲其自由。佛法詒諸，分來有十二部，萬不能因一部奇蹟，而理沒它的真價値。果能如此做去，方可避掉迷信的色采，而增加播揚的速度。我相信這確是度生的大檯巧，不知明哲認為怎樣？

人欲辨

凌晉

偶閱法宗原，至心所中大地法之欲法，謂希求所作事業，因憶宋儒之言欲，謂為蔽障天理，及讀戴南山集，見南山不直宋儒，斥之曰：「古人所謂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無憾，而後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於欲中，至宋儒以意見為理，捨是非而論順逆，而後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蓋宋儒講學，以天理人欲必不兩立，一分人欲未盡，即一分天理未合，以人欲者私也，天理者公也。今南山云天理即人欲，直與宋儒相背而馳。禮運篇云：「所以遂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觀乎此，則南山之言是矣。

然則宋儒之言為非乎？曰否，宋儒之言亦是也，何以言之，顯揭論云：「欲者，於所樂境希望為體，勤依為業，如經說：欲為一切諸法根本。」法宗原謂：「欲者，希求所作事業。」是知欲為一切善惡法之根本，生天成佛，欲之善也，墮三惡道，欲之不善也，今宋儒與南山各從其一面而言，故相忤也。孔子云：「我欲仁斯仁矣。」「七十而從心所欲。」宋儒能謂此不合天理，而為人欲之私乎？若乎聲色貨利之欲，南山能謂其合於天理而縱民心為之乎？二者皆各執一邊，而失全體之用，宋儒之失，在嚴其岸，徒倡深理，致使曲高和寡，非中智所能行，故曰空理，非無理也。南山之失，在含糊其辭，不別善惡，以此言欲則可，若謂此欲盡合天理則否。過與不及，正相等也。

孝經文句釋要自敘

劉劍青

中國佛教學院設儒學一科，先授以孝經，謬延主講，予以往往簡古而經註繁冗，或詳所可略，咸不便學者，乃仿陸氏經典釋文例，抉取本經字句，擇其尤要，綴以義訓，折衷注疏，而間加案語，頗附己意，題曰孝經文句釋要，凡以節從學者斠記之勞而已。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德之大本在孝，是以聖人重之。今之世生德幾泯矣，率人而相食，與物爲倫脊，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日益甚，不有佛教何以覺此羣冥，不有儒教何以反其大本，將欲起衰世，拯末劫，其必有待於斯學之講明也，抑聞之，爲佛弟子者，思報佛恩，而起大悲行者，觀諸衆生，作父母想，斯又孝之玄義乎，夫唯覺王之大法，爲可以益廣素王之微言也歟，并識簡端，以諗學者。

中國佛教學院圖書館徵求圖書

本院圖書館，爲便利學行，蒐求藏籍。擬懇中外賢達，各方大德，頒賜瓊編，投贈實冊。內典世籍，均所歡迎。由是究擷研尋，旁稽博覽，德業增進，胥此是賴。仁風義舉，厥功偉矣。謹啟。

（惠贈圖書，請逕寄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中國佛教學院圖書館收）

中國佛教學院

文學選讀目錄(二)

田西泉

卷二

○離騷

（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直與日月爭光可也。）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而風雅麗乎人。故每誦歸去來辭，得物外心，覺其晉宋並不在邈，人間天籟，豈爲兩晉第一。）

閑情賦

（興發於此，義歸於彼，求之象外，始得環中。）白璧微瑕，未免誤解。所以領略文學，也要哲學上的認識。

孔雀東南飛

（此史詩之最早者，全篇千八百言。）

秦婦吟　韋端己

（寫黃巢之亂，生離死別，情形逼真。凡千三百字。）

郵亭題壁詩

（此亦樂府之緒餘。）

刺血詩　李芳樹

（意韻遒轉，悽惋悱惻。）

長恨歌　白居易

（與連昌宮詞同看。陳鴻傳詳其委曲，並可作爲注文。）

閒明閣詞　王壬秋
（此長恨歌之流亞。長沙徐樹銘叙之特詳。）

古詩十九首
（昔蕭玄宰曾書十九首自錄于名蘇米各體之爲十九種，則其意蘊之深固不可一方求之。其亦三百篇之苗裔耶。）

蘇李詩
（此與十九章爲五言之枝幹，且多徵義，故入之。）

陶詩　選錄
（讀陶詩者，當與其人契合，詩即人，人即詩，（參見杜甫上范仲閣書）乃人於襄天一。莊生云，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大謝詩

小謝詩　選錄
（參見北江詩話。）

遊天台詩　馮一浮
（直追謝客，而理境飲澀，逸然過之。此詩本要後逸去。）

阮籍詠懷　選錄
（昔師甜味，往往妙不可言。黃氏云，八十二首悉寓悲思。）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諸詩纖媚，收處尤佳。雖有缺口，雖以言叙。文字較若不甚信哉。）

二十四品　選錄
（昔吳易有洞戶松澗圖，淡然饒逸趣。而題辭清綺，則則可誦。因摘司空圖數事以張之。）

社日詩　張演
毛裘，葛生，出其東門，者之華。
（化日舒長，令人想見郅治之隆。國亂思天，寫遺民辛流亡景象。）

題請超師禪院讀經詩　柳州
破山寺禪院詩　常建
（境界清幽，辭采絕塵。靜中之美，殊可領略也。）

春日偶成　程子
（清疏淡遠，覺其渾然與物無間。）

度風篁嶺至龍井　文鶴祚
（西湖志云，地多蒼篔篠蕩，風韻淒清，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泉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沐治潔楚，名曰風篁。）

夢餘詩鈔　選錄　邵無恙
（殷川花隱云，邵氏世居龍尾山之桑石湖，巖壑清疏。故其詩善言越中風流。其出自門淡遠自然。恬郁居清綺明透。）

逍遙集　選錄　潘閬
（四庫謂其孤峭，故以見例。）

石田翁山水題跋
黃鶴山樵題花溪漁隱
（題跋之作每多巧慧。藉此以尋心境，亦成學之一助也。草堂十志與此並觀。）

○李後主詞選　堪與文英夢窗莊炅幾道李易安
（悽婉沈痛，多亡國之音。宜與其身世合參之。自餘數家，有妙在音節者，有贍在用事者。）

元人小令　選錄
（意態百出，興味至醲。可以疏瀹身心，可以澡雪精神。）

獨漉篇
由題諸歌，飯牛歌，子夜歌，漁歌子，憶江南，望江梅，竹枝詞，江城子，歸國謠。

瀟湘八景　鄭板橋
（風雅遺響，各有攸宜。）

道情十首
（此雖稱要小邦，亦別有情致。宋書道情之類是也。）

佛學答問

答楊庭五居士問

故上雲音室

問：云何三世如來？

答：三世如來者，過去一切佛，現在一切佛，未來一切佛也。

問：善財五十三參，意義云何？

答：善財童子各處參訪善知識，先後共謁見五十三位。（事見華嚴經入法界品。）

問：緇素之意義云何？

答：素者白義，印度色尚白，富貴人衣白。緇者黑義，出家人衣黑。故緇素即指出家在家二衆而言。

問：何謂有情世間，器世間，正覺世間？

答：有情世間以衆生爲主體，即是唯心方面之眞理解，器世間以物質爲主體，即是唯物方面之眞理解，智正覺世間以佛爲主體，即是非心非物之眞理解。此三世間實只一世間。

問：何以佛教經典，稱爲內典？

答：學之所宗爲內，旁通者爲外，佛教徒當然以佛教經典爲內典。

問：發地菩薩，等覺菩薩，權位菩薩，果位菩薩，均作何解？

答：自凡夫至佛，有四十二位，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等覺是菩薩之最高位，言其等於佛也。登地是十回向位滿，或指十地中初地位，亦可總指十地言。權位是等覺或妙覺之方便，應化示現作下位之身。果位謂十地也。

新書介紹

清初僧諍記

輔仁學誌第九卷第二期抽印本二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陳垣撰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曾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內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於滇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爲此篇，以竟其說。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擾。茲篇所記，即天童三峯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嚴諍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全書約六萬言，徵引書籍百種。誠佛教史上之重要文獻也。

印光大師永思集

陳海量編輯每冊一元二角

上海慕爾鳴路一一一弄六號大法輪書局流通。北京大佛寺庚中佛經流通處代售。

一代大師印光老人示寂後，關淨七衆，同聲哀悼。陳海量居士爲追念大師，利樂有情，爰輯是書，以廣流通。內容有大師遺影及墨蹟多幀，傳記九篇，遺敎十四則，七衆悼辭百餘篇，附錄三篇，皆淨土者，允宜人手一編。

佛學書局流通 阿含部經典

▲佛說十力經 宋施護譯 一冊 一元八角

▲佛說清淨心經 宋施護譯 一冊 一元二角

▲金色童子因緣經 宋惟淨譯 二冊 六角

▲十善業道經 唐譯 一冊 一角八分

▲無常經 弘一書 一冊 六角

▲佛說道教經 四十二章經 八大人覺經 合一冊 三角

▲佛遺教經講義 寶靜講 一冊 四角五分

▲八大人覺經講錄 一冊 一角五分

佛教界消息

嫏教寺息災道場宣講普門品

京西潭柘山岫雲寺住持茂林和尚，在本市嫏教寺舉辦息災道場，參加者甚爲踴躍。並請西山八大處靈光寺住持叢棠法師，宣講普門品經七日，自九月五日起，下午三時開講，至五時停止，於本月十一日圓滿云。

天津佛教功德林成立印光法師紀念分會

天津佛教功德林，爲紀念印光法師起見，特成立印光法師永久紀念會華北分會。并於紀念堂中，建築銀質舍利寶塔一座，向總會恭請印光大師舍利，茲舍利已經送到，於古曆八月十六日行入塔禮，并念佛永日，以資紀念云云。

華北居士林圖擴充

本市西安門外華北居士林，近爲弘通佛法，提倡文化起見，特將附設圖書館擴充，以供市民閱覽。該館藏書除佛教經典數萬册外，普通書籍及日英文書籍亦甚豐富。茲并增加大批報章雜誌多種，以供瀏覽，每日閱覽，自上午新十時至下午六時止。

法光寺重修

西單牌樓捨飯寺，元名護燭寺。明永樂皇太后，於該寺捨飯行善，故又名捨飯寺。清順治十八年重修，改名法光寺，迄今三百餘年，爲本市著名古刹。現因寺宇坍圮，經各界人士發起，募款捐修云。

大乘佛教弘化院開學

佛教同願會爲提倡佛法，特籌設大乘佛教弘化院，專事教導華北僧侶，先從本市子孫派寺廟之青年僧侶入手，聘請佛學界名流胡妙觀老居士爲院長，院址設於西直門外萬壽寺，業於本月十九日考試，錄取新生一百名，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學，修學期間爲四個月，伙食由院供給，課程爲修法講經念誦坐禪拜懺等云。

編輯室談話

本刊本了宏揚佛教文化的素志，自信時時刻刻都在忠實的努力，希望着有更好的收穫。下期我們要開闢一欄通俗佛法講話，以淺顯趣味的文字，解釋佛法中常見的名相。不獨接引初機，吸收外凡，使人對佛法的誤解，我們也希望從此慢慢地一掃而空。

廣濟寺定期傳戒

北京西四弘慈廣濟寺，擇於國曆十二月二日起，懇請該寺退居現明老和尚，傳授千佛大戒，至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即臘八日）圓滿。凡四衆發心求戒者，應先期到堂學習律儀，以免臨時令促云。

介紹佛學雜誌

◎覺有情半月刊
上海慕爾鳴路一百十一弄六號覺有情半月刊社
全年二十四期一元，另售每册一角

◎佛學半月刊
上海膠州路十一弄二十號佛學半月刊社
全年二十四期一元，另售每册五分

◎獅子吼月刊
桂林廣西省佛教會獅子吼月刊社
全年十二期三元另售每册三角

◎同願月刊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全年十二期一元，另售每册一角

◎弘化月刊
上海赫德路四一八號覺園內弘化月刊社
非賣品（函索每期附寄費二分）

◎梵鐘
新京長春大街一號
全年六期三元，另售每册六角

◎大乘
廈門局口街十七號大乘佛教會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以宏揚佛教文化爲宗旨，歡迎外來稿件。凡佛教評論，教理專著，諸經解釋，各宗概要，修行講話，佛教史話，釋性本生故事，古今大德傳記，寺志，遊記，禪林佳話，空門日記，佛教掌故，靈感記實，閱讀隨筆，詩文小說，內典介紹等，均所歡迎。

二、本刊篇幅有限，來稿每篇最好在一千字左右，特約之長篇專著不在此限。

三、來稿最低限度，須文字通暢，含義精警。文言白話不拘。

四、來稿須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

五、來稿須註明詳細通訊處及眞實姓名，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聽作者自便。

六、來稿編者有增刪權。

七、來稿經採用後，酌贈本刊。

八、原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九、來稿請逕寄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收。

本刊重要啟事

本刊發行部事務，向委託北京佛學書局代辦。自本期起，由本社自行經管，發行部移至中國佛教學院內本社辦公。今後讀者訂刊，請直接向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六號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接洽。

佛學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

電話四局〇六七六號

代售處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四十九號

上海佛學書局　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

佩文齋書店　北京東安市場丹桂商場內

知行書店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九六號

價目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預定	半年	六冊　大洋六角
	全年	十二冊　大洋壹元
		（郵費在內）

注意：(一)訂款郵票代洋不收
(二)華中華南讀者，請逕向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訂閱。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三十三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